

## 家族史 – 龍井阿媽的故事

113062226 鄭千千

我的外婆在今年五月被診斷出了癌症。

她是個很堅毅又固執的人。從我有記憶以來，她一直都是如此。做事總照著自己的一套規矩，雖然一把年紀了嗓門卻未曾減弱，一天到晚和跟阿公鬥嘴，機關槍般地罵著我聽不懂的日文。明明叮嚀她不要在網路亂買東西，卻還是會偷偷在臉書直播下單鞋子衣服、明明再三交代不能亂餵給狗人的食物，還是會趁我不注意，把便當裡的焢肉放進狗碗裡。她從我有記憶以來便是這樣了。

但這樣的她，在今年與阿公相繼被診斷出癌症。

過了一段時間的治療後，阿公的病情逐漸好轉，外婆卻一天比一天虛弱。還記得在每次往醫院的路上，她都會主動來挽我的手，因為若不這麼做，她的身體便無法支撐著她走路。我們肩並肩，緩慢地向前走，我總是納悶著她以前是否就這麼矮、這麼瘦。

在課堂上，教授第一次提及期末報告主題為「家族史」時，我腦中浮現了一個很久遠的記憶。那時的我還在念國中，跟外婆一起做在媽媽的車子後座。外婆忽然碎念般地说：「你們應該幫我人生的故事寫一本書。」我至今仍非常的印象深刻，因為家族的過去一直以來都是這個家庭的軟肋。在成長過程中，我們習慣在家人的創傷之間閃躲，小心翼翼的避開所有會讓人回想起過去的關鍵字，彷彿時間是一道沒有人願意直視的傷痕。但那一天，外婆卻唐突的說了這句話。我不知道她當下在想些甚麼，只能望著她的雙眼想辦法要給予一點回應，但她只是恍神般的看著窗外。那一刻，我被毫無道理的罪惡感淹沒，想著，也許她是覺得一路承受的苦痛如果沒被記錄下來就要被遺忘，一定很不甘心吧。時隔多年，沒想到上大學的我能有機會重新正視與記錄下外婆的過去，我想，也許是命運使然吧。

提及外婆的一生，是一天一夜也講不完的。但隨她的病情惡化，我只能拜託媽媽能代替她當我的採訪對象。<sup>1</sup>

外婆在一九四六年的台中出生，家中有四個兄弟姊妹。一家住在靠海的龍

---

<sup>1</sup> 口述訪談，作者使用 Google Meet 線上訪問母親，2025 年 12 月 6 日

井，在她十三歲那年遭逢了八七水災，那是僅次於九二一大地震的台灣重大天災。雖然家人都幸運地存活下來，但家裡被殘害的只剩一面牆壁，其餘只能用布勉強撐著。雖然外婆一家住在泉州人聚集的龍井，卻是漳州移民的後代，仍用著平埔族人習慣的用語「î-á」<sup>2</sup>來稱呼母親。外婆的父親原本出生於台中的大家族，卻因為兄弟姊妹眾多、排行又小，加上腦袋不算精明，只分到了一塊生不出作物的小農地。後來他將地賣給親戚，便到碾米廠當工人，自力更生，不久後便認識了在縫衣工廠當女工的曾祖母。回憶到這裡，我疑惑地問媽媽：「出生在大家族的阿祖最後怎麼會淪落到這麼貧窮呢？」她只是簡明扼要的回答：「小孩生太多了。」

外婆排行老二，上面有一個哥哥，下有一個妹妹與兩個弟弟。在那個年代，正好是戰後台灣高生育率的年代。避孕觀念不普及，加上農業社會對勞動人口的需求，家庭普遍子女眾多。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樣中下階級的家庭往往需要作出取捨。而在傳統父權家庭結構中，這樣的取捨又通常伴隨著重男輕女的價值觀。家中普遍把資源栽培到長子或男性子女身上。也因為這樣，外婆的哥哥一路讀書讀到了商職畢業，進入大榮貨運工作。至於外婆與妹妹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外婆只在清水中學唸到國中，而妹妹甚至只讀到小學。那時的她因為沒有錢買車票，從國中二年級開始只能靠逃票上下學。還記得過去外婆曾告訴我，她學生時期連鞋子都是珍貴的東西，是不可能穿著去學校的，每天都必須光著腳走上好幾個小時。只有在偶爾與哥哥一同外出時，哥哥才會用腳踏車短暫載她一段路。那短短的路程，是記憶中最幸福的時光之一。

「外婆最小的弟弟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去世了。」媽媽說。「他小學畢業後就去汽水工廠做工，但只做了兩年便在工作時不小心受傷，傷口不斷擴張於是只能去住院，但住院不到半年就因為負擔不起費用而半夜偷溜出醫院回到家中。在家躺了幾年後傷口潰爛，最後就這樣離世了。」說到這裡，我和媽媽陷入沉默。在那個醫療資源尚不普及的時代，加上受金錢所迫，工人階級往往無法及時獲得妥善的治療。「但你知道嗎？外婆最小的妹妹後來嫁到基隆一個做船的木匠的家裡，生了一個兒子開診所賺了很多錢，兩個女兒也都嫁給有錢人喔。」她最後又補上這段話。

國中畢業後，外婆輾轉在餐廳與咖啡廳當櫃台店員。十九歲那年，她認識了從雲林來到台中拉保險的外公。「他們是怎麼認識的？」我問。「還能怎麼認

---

<sup>2</sup> 〈為何有人親媽卻叫姨仔〉，《學術知識服務網》，2014年2月13日  
<https://reurl.cc/bNKzRr>

識？那個年代就是看對眼了，請人介紹最後懷孕生子啊。」媽媽這麼回答。外婆在認識阿公不久後便懷孕，隨阿公離開台中，嫁到雲林虎尾。就這樣，外婆在二十歲那年生下第一胎，也就是我的媽媽。但因為這時的外公要入伍當兵，兩人身無分文，只能把剛出生的女兒送回台中，給外婆的父母照顧，自己則留在婆家服侍公婆。媽媽回憶道：「所以我小時候有很多百貨公司都買不到的漂亮洋裝，就是當過裁縫女工的奶奶做給我的。」

「對妳外婆來說，那是一段如地獄般的生活。」媽媽這麼形容。獨自留在雲林的她必須照顧外公年幼的弟妹，同時服侍公婆、包辦所有的家務和三餐，而外公的家人都是非常喜怒無常且性情彪悍的人，時常對她動輒打罵。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兩年，直到外公役期結束後兩人搬出去才有所好轉。「我親眼看過。」媽媽回憶道，「有一次她婆婆來家裡拜訪，甚至會直接當著別人的面對她打罵，非常可怕。」

在那之後的日子似乎總算慢慢上了軌道。擁有藥劑師執照的外公在退伍後，與外婆回到台中，在許多親戚的湊錢幫助下開了一家西藥房，而同一年，外婆也生下第二胎，我的舅舅。儘管如此，因為一開始生意不穩定，外公只能繼續兼職拉保險，於是顧西藥房的責任便落到了外婆身上。那時約一九七零年代，法律尚未嚴格禁止無照經營藥房，家庭式西藥房和秘醫在鄉間隨處可見。頭腦靈活的外婆因此學習會了藥理知識，熟記藥名，甚至能直接幫客人配藥、打針。就這樣持續了幾年，西藥房逐漸取得了左鄰右舍的信任，生意越來越好，一家人的家境也隨之改善。

然而，表面看似幸福的生活並未持續太久。外婆漸漸發現，外公越來越少待在藥房，才知道他長期外遇不斷。那時的媽媽才剛上小學，但外公的心卻早已不在家庭。外婆為了維持這個家，想盡辦法要讓外公回心轉意，每次發現新的女人便會親自到女方家中請對方不要再與外公往來。儘管如此，外公仍舊一個女人換過一個女人。家中的爭吵從未停歇。每次衝突往往拳打腳踢，使整個家庭長期壟罩在暴力與不安之中。

當時台灣社會盛行互助會，又俗稱「標會」<sup>3</sup>，是民間的一種集資貸款的方式。鄉民成員集資後，由出價最高者先行領款，日後再分期償還。在正式金融體系尚未普及的年代，互助會成為許多家庭的重要資金來源，卻也因為缺乏法

---

<sup>3</sup> 〈標會是什麼？規則有哪些？標會利息怎麼算、如何避免被倒會〉，《Money101》，2023年3月1日 <https://reurl.cc/aMK5Gl>

律保障，使參與者需要承擔極高的風險。外公外婆因家境尚可，也固定在標會中投入資金，試圖藉此維持穩定生活。然而某次標會中，擔任會頭的外公遭遇會員捲款潛逃。身為會頭的他必須負起責任，賠償巨額金錢給其他會員。這場災難，最終讓一家人連西藥房都賠了進去。

在西藥房被迫收掉後，兩人決定轉而開計程車維生。每天凌晨他們便會到車行租車，然而因為當時台中的計程車市場尚未普及，兩人便決定舉家北上，搬到繁榮陌生的台北市。過去媽媽曾多次跟我提及過此事。那時的她國小三年級，必須離開早已熟悉的環境、老師與朋友們，因此那時的她非常抗拒也不理解這個決定。自一九六零年代起，隨著工業化與服務業發展，經濟與就業機會便逐漸北移，集中於台北等大城市，形成明顯的城鄉差距。中南部家庭若欲改善生活條件，往往只能透過遷移進入都市。在台北生活一段時間後，第三個妹妹出生了，外公外婆也總算透過計程車存夠錢，在媽媽上國中那年，重新在台北開了一間西藥房。「當時家境好嗎？」我問媽媽。「很好啊。」她回答得很肯定，「台北的新西藥房生意非常好，賺了不少錢。」

然而，命運往往不留情面，短暫的富足並沒有為這個家庭帶來真正的安穩。即便藥房帶來了財富，卻無法修補家中長期的裂痕。到了台北的外公仍舊外遇不斷，持續以暴力對待家人，讓外婆同時肩負了經營店面的責任和極大的心理負擔。故事回憶到這裡，我始終難以想像。對我來說，外婆是一個很有主見也很為自己而活的人。尤其是她絕不輕易妥協，強硬又帶有固執的性格，在這一路上也使她不會輕易退縮。這樣的她卻長期為了家庭忍讓，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忍受先生的不忠和家庭的破碎。

「最後，她選擇了自己。」媽媽說。在媽媽上升高一那年，家裏早已支離破碎。爭吵、肢體衝突、報警與鬧事成了日常。外婆在長期的壓力下也變得極度多疑，而三個孩子只能在不安中小心翼翼地生活。最終，外婆提出了離婚，並帶上三個孩子找一間租屋處搬了出去。雖然如此，多年累積的怨恨與失控的情緒並沒有隨著離婚而消失。在那段時間，她仍會頻繁回到那間西藥房鬧事、砸毀物品，彷彿在向他人證明自己受到的羞辱無法被輕易抹滅。到了最後，這間西藥房也在無可挽回中收掉了。

「接下來呢？」我問。

「我們小孩只能學會自己長大了。」媽媽這麼回答。

儘管四人住在同個屋簷下，但為了生計，家人鮮少有真正的相處時間。那

時台灣的第四台產業剛剛興起，因此外婆決定進入第四台公司，負責打電話推銷機上盒，媽媽則是要必需一邊讀書一邊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我的小妹就是在那段時間學壞的。」媽媽說，「上國中後開始抽菸，交了很多壞朋友又不愛回家……可能是家庭環境影響吧。」她嘆了一口氣。

故事說到這裡，這時的外婆已經四十歲了。原以為接下來的人生便會這樣沒有甚麼變化的持續下去，卻迎來了沒有人料到的轉折。

外婆過去在台中經營西藥房時，曾結識了一位朋友——陳太太。「她是一個很有錢的大太太。」媽媽這樣形容她。外婆曾親口告訴我，陳太太是她一生中的最重要的貴人，因為她改變了外婆的從此的人生。

在外公外婆鬧離婚的那段時間，陳太太告訴外婆，她在日本有一個朋友，認識一名跟外婆年紀相仿的壽司師傅，為人老實，卻一直沒有結婚。「既然都要離婚了，不如離開這個傷心地，到日本去吧？」陳太太這麼對她說。

「等一下！」聽到這裡，我忍不住打斷了媽媽的敘述，「外婆就這樣因為陳太太的一句話就去了日本？也太突然了吧，她不會害怕去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嗎？」

「不算全然陌生。」媽媽回答。

原來，在剛搬到台北，以開計程車維生的那段日子，政府為了推動現代化與國際化，正在推行針對桃園國際機場的計程車司機們的外語培訓，經常往返機場載客的外公外婆，自然也參與了這項計畫。他們請了家教到家裡來教日文。為了節省開銷，外婆還讓自己的弟弟一起住進來學日文，之後再一起去開計程車。那段時間，那棟屋子裡來來去去住過各式各樣的人。富有責任感的外婆總會讓各種親戚和弟妹短暫住進家裡，只為了在這座陌生的大城市裡能互相有個照應。「真的甚麼人都住過。」媽媽笑著回憶道，「我記得有一次還有一個大表哥為了來台北學美髮，所以跟我住了一陣子呢。」

也正是因為有那段在桃園機場開計程車的日子，讓外婆有了基礎的日語能力。於是在陳太太提出邀請後，外婆做出了她人生中總算是為了自己而做的、最艱難的一個的決定：離開台灣。每次談到這段，媽媽臉上的表情總是令我印象深刻。比起責怪，更像是參雜了理解和沉痛的複雜情緒。我們都深知外婆一路上已經承受了非常多的苦，因此，她的孩子們也選擇支持她的決定。「但那時的我們都還只是小孩而已。」那時即將上大學的媽媽在外婆離開後只能將還在讀書的弟弟妹妹送回外公那裡，自己則自己搬進了一間小租屋處。「她在小孩和

未來之間選擇了自己。」媽媽平靜地這麼說。

接下來就要介紹我的日本阿公「おじいちゃん」了。

出生於日本富山縣的他，帶有一口濃濃的關西腔，家中有六個兄弟姊妹。表面上看似生一個在家境不錯的大家庭，但他的母親只是父親的小老婆，長年在家族中遭受排擠，母親在他還年幼時便早早去世。儘管同父異母的家人們並未苛待他，但阿公在這個家中總覺得抬不起頭。於是，在十五歲那年，他便獨自離開家鄉。離開京都的他輾轉去到大阪打工，最後在二十歲來到了關東的橫濱市，是僅次於東京的日本第二大都市。來到橫濱後，他進入了一家高級壽司店——「喜久壽司」工作，老闆看他長相老實、做事還算能幹，便收他當學徒。這一待，便是將近半輩子。阿公一口氣在這家店裡從青年時期一路待到了四十歲出頭，成為了獨當一面的壽司師傅。

也就是這時，他遇見了受人介紹，從台灣來到日本的外婆。

「我那時簡直是拯救了他。」外婆曾一臉自豪的這麼對我說。原來在外婆剛到日本時，壽司店裡的老闆娘對阿公很有興趣，時常假藉各種名義去接近他，而個性老實的阿公又不懂得如何拒絕。直到個性豪爽、態度強硬的外婆出現後，才替他擋下許多不必要的糾纏。「當時那個老闆娘真的很討厭妳外婆。」媽媽笑著告訴我，「老闆娘會一直嘲笑你外婆日文講的不標準，所以她一氣之下就在日本找了日文補習班，每天去上課。」

就這樣，外婆在四十五歲那年，嫁給了日本阿公，展開一段完全不同於過往的異國人生。身為壽司師傅的阿公，在當時的日本擁有不錯的社會地位，能帶來相當穩定的經濟收入，因此外婆也總算得到了一段清閒的生活，不須再為了生計四處奔波，只需要每天進市區上日文課就好了。「那時的她很常寄禮物回來台灣給我們，也會想辦法救濟經濟狀況不好的兄弟姊妹。」媽媽說。甚至在舅舅服兵役期間，被長官欺騙，背上二十萬元債務時，也是阿公從日本寄錢回來替他還清的。我想，也許這段婚姻之所以對外婆意義重大，並不只是因為她終於遇到一個真心對待她的人，也因為她總算有餘力去像從前被人幫助一樣的，去幫助他人了。

但就在以為生活能如此平靜地延續下去時，命運總是不留情面。日本在這時爆發了泡沫經濟<sup>4</sup>。

---

<sup>4</sup> 〈日本泡沫經濟〉，《股感知識庫》，2022年11月9日 <https://reurl.cc/Eb52V0>

在經濟泡沫化下，整個社會彷彿在一夕之間失去的支撐，壟罩在了陰影當中，原本理所當然的消費也成了奢侈。日本經濟泡沫約於一九八零年代後期逐漸形成，當時，資金大量流入了房地產與股市，使資產價格節節高升，卻未伴隨實質的成長。一九九零年前後，泡沫正式破裂，股市與地價大幅下跌，消費力急速萎縮。在此背景下，日本社會進入長期的經濟停滯期，被稱為「失落的十年」。高級餐飲與非必要消費首當其衝，中小型、非連鎖的高端餐飲店難以承受長期需求萎縮，往往只能勉力支撐，卻難以真正復甦。雖然壽司店在衝擊下還免強撐著，但已經很少有人負擔得起像「喜久壽司」這樣的高級壽司了。更雪上加霜的是，那位長期照顧、扶持阿公的壽司店老闆，因為病情復發而突然離世，阿公只能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接下整間店。那時的店面沒有店員，也沒有穩定客源，外婆只能陪著阿公咬牙苦撐。在經濟泡沫化的將近十年間，外婆幾乎扛下壽司師傅以外的所有工作。每天凌晨天還沒亮，就到海邊的市場批貨、搬運食材、接著處理海鮮、準備壽司米、做小菜，一路忙碌到深夜收店。就這樣，兩人想盡辦法撐起這家店，但經濟遲遲沒有復甦，存款一點一點被消磨光，兩人最終也耗盡了心力，選擇將店收掉。

在壽司店關門後，兩人只能另尋出路。

其實，擁有專業技術的阿公並非沒有選擇。那時日本正值飲食產業轉型期，迴轉壽司、壽司工廠等新興型態的傳統食物逐漸興起，他若願意，其實不難找到工作。然而，長年以「師傅」自居的他早已將尊嚴與身分綁在一起。對他而言，那些廉價、量產的速食壽司與他一生所堅持的專業背道而馳。因此最後他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到拉麵工廠做粗活。至於外婆，則是到郵局去做送貨司機。

「你要知道，日本是一個很排外的社會，尤其是公家機關，幾乎不可能讓外國人進去工作的。」媽媽這麼告訴我，「但妳外婆真的很能幹，頭腦好、學得又快，才讓郵局破例錄取她。」外婆記憶力驚人，在沒有標示住戶地址的地圖上，全憑記住每一戶的姓名將貨物送達目的地，在郵局待了好一段時間。後來，還到洗衣店去做摺衣服的工作。就這樣，他們在這樣的生活下也能自得其樂，工作之餘去打打小鋼珠消磨時間，雖然再也無法像擁有以前那樣的收入和體面，卻也能過活。

故事到這裡似乎就結束了。

接下來的生活，便是我所熟知的。在媽媽結婚、生子約十年後，已經六十

多歲的外婆和阿公兩人決定從日本搬回台灣，在我們家附近租了一個空間生活，正式成為「阿公阿媽」。「也許是她覺得自己的子女都已經長大，她總算能回來依靠他們，開啟她人生的第三階段了吧。」媽媽說。當年在日本經營壽司店時，阿公曾有長達二十年沒有繳納日本的國民年金。「那時候過得太好了，誰知道有一天會遇到經濟泡沫化，還有少子化呢？」她苦笑著補充。日本國民年金的給付金額和繳納年數是密切相關的，若繳納年數不足，退休後可領取的年金便會相對減少。這樣的制度反映日本社會體系中長期以個人責任為核心的特性，也正是因為這樣，導致現在阿公能從日本收到的老人年金寥寥可數。

訪問結束後，我望著自己記下的一整串筆記有些反應不過來。過了片刻，我才問媽媽：「你覺得，外婆現在跟以前比起來有比較快樂了嗎？」媽媽想了想，說：「我也不知道，但前一陣子，她曾告訴我，她覺得自己這輩子從來沒有真正的過過好日子。」

外婆沒有任何興趣，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娛樂，或許是因為一生都在為生活奔波，以至於從來沒有餘裕去想，自己究竟喜歡什麼，又想過怎樣的日子吧。在整理這段故事時，我不斷思考著，外婆如此大起大落的人生，真的只是命運使然嗎？外婆的自尊心很強，一心想要獨當一面，卻彷彿總被時代和他人的選擇等外力推著走，因而看似無法掌握自己的人生，需要低聲下氣、跌跌撞撞地去維持生活。然而，仔細想來，也許她的生活會看似大起大落，是因為她從未想過要將就。如果當年她在經營西藥房時選擇忍氣吞聲，或許就不會離開第一段不快樂的關係，也不會遇見貴人，更不會遠赴日本，開啟截然不同的生活。她一路上不斷去努力爭取更好的生活，不只是為了自己，也為了讓身邊的人能過上平穩的日子。

回顧外婆的一生，我逐漸明白她的人生並非單純的個人選擇，而是反映了一個生在中下階級的女性，是如何在戰後社會快速變動的巨大歷史浪潮中，反覆嘗試安生立命的縮影。每一個書本上的歷史事件都是真實生活中，一整個世代需要共同面對的現實。過往是如此，今日也是如此。

每一次外婆挽著我的手慢慢前行時，我都忍不住想，外婆是如何看待現在平穩卻脆弱的生活呢？也許，這正是她此刻的脆弱之所以讓人如此難過的原因。如果歷史真的會留下痕跡，那麼，它不只寫在書頁之中，也刻在這樣一個普通女性的身體裡。而我所能做的，只是在她的一生還被記得的時候，把這段花費一輩子寫下的故事好好地留下。

